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《論語講記》，「學而」篇第七章。

【子夏曰。賢賢易色。事父母能竭其力。事君能致其身。與朋友交言而有信。雖曰未學。吾必謂之學矣。】

這一段與前幾章差不多，孔子教人由「時習」而來，由做人來。『賢賢易色』，上一個「賢」字，作動詞，尊敬的意思；下一個賢字，當賢人，是指賢人。「易色」，改了愛色的心去愛賢人，這樣的註解與下文不連貫。陽湖劉申受言：「是關雎之義也」，文王結婚時，思想後妃，關雎比喻淑女好逑。六經以《詩經》為首，五倫以夫婦為始，有夫婦然後有兒女，有父子、兄弟。夫婦倫定了才有家，家定了才有國。如今有人主張一杯水主義，這個家如何齊、國如何能不亂？《易經》開首也主張夫婦，所謂「乾坤定一」，八卦就是八口之家。《論語述何》曰：「六經之道，造端乎夫婦」，有夫婦然後有父子，有父子然後有君臣，故首舉之，所以第一個先舉出來。「賢賢易色」，易不當「改換」的意思，這個

「易」不是改換，不是改變換過來這個意思。為什麼？因為當「改換」講不通。食色，性也，人人不好色辦不到，講不通。子夏文學第一，他能這樣講嗎？所以用改變、改換這個講不通。要怎麼講呢？這裡應當用「輕」來解釋（輕重的輕）。「賢賢」一般人很輕（輕就是輕忽、不重視），對於賢人，一般人他不重視，甚至輕視，但是好色很重，很重色，這是一般人。這裡是要使人賢賢加重，好色要減輕一點，是這個意思。不要好色重於賢賢，這個美色很重視，那輕視了賢人；應該重視賢人，好色要減輕。

家中娶女子，先要調查她的品性，千萬不可以只看面貌好看，長得很美。家裡有美妻則倒霉，雪廬老人講，家裡的妻子很美麗，那這個家就倒霉了。國有美人必亡國，國家有美人那就要亡國了，這個我們從歷史上去看就可以知道。要怎麼樣呢？要「愛其德，非好其色」，一個女子是要看她的德，有沒有品德，不是看她長得美麗。周朝的天下得後妃協助，胎教就是從周朝開始，周家有八百年，因為合乎天道。「宜其家人」，然後才能教國人、平天下。講信修睦，修齊治平到此都能做到。中國文學，你們不知其妙（這是雪廬老人對我們講的），詩為文學的始祖，《詩經》是文學最原始的祖先。子夏會詩（子夏他會作詩），子貢、子遊比較起來略遜一些，比子夏差一些，他們也會作。自古以來讀書人都會詩（會作詩），作詩不論懂不懂，常常吟詩到時候便開智慧，像我們讀經一樣。

『雖曰未學，吾必謂之學矣』。「雖曰未學」，能賢賢易色的人，自己說沒有學問，這是自謙的言辭。「吾必謂之學矣」，子夏說他一定是有學問的人。另外有人說，這是第三者說的，這個人雖能辦這些，但沒有讀書。子夏不可能如此說，不學如何能辦到這些事？還是有學。第三種說法，是子夏自己說，從前諸侯封建世襲，世襲的子弟都是大少爺，雖然沒有學習的心，沒有正式學過書，仍然使他世襲官位，但是在那個環境耳濡目染，於無字句處學，就是也常常會接觸到、常常聽到。佛法講「一歷耳根，永為道種」，聽到也落在他阿賴耶識裡面，他有這個印象，雖然沒有正式學，他常常聽到，偶然也能辦出賢賢等這些事情出來，這也講得下去（這是雪廬老人講的）。

三百篇關雎開頭第一章是鳥，「關關雎鳩」，其次一章是荇菜，這是草。《詩經》一開頭，用鳥獸草木為三百篇之首，不許翠竹黃花為般若嗎？這一句就是引用佛法了。《詩經》用鳥獸草木為篇

首，佛法也可以，是這個意思。所以過去蘇東坡也講了，「溪聲便是廣長舌，山色豈非清淨身。夜來八萬四千偈，他日如何舉似人」。蘇東坡這個詩人說：潺潺溪水聲，便如同佛陀的廣長舌，晝夜不停的宣講佛法。而寂靜的山巒，不正是佛陀的清淨法身嗎？夜裡傳來的溪水聲，亦彷彿宣講著千千萬萬的禪偈。如此美好的體驗，今後我將要如何才能與他人分享？蘇東坡講的這些。

這一段我們再簡單做個總結。「子夏曰：賢賢易色」，就是好色的心、愛色的心輕一點，尊重賢人的心要加重，就是把一般人這個習氣給他調整過來。「事父母能竭其力」，侍奉父母能盡心盡力，為父母做事。「事君能致其身」，君就是領導，在公司、在機關上班，辦事也要盡本分。「與朋友交言而有信」，與朋友交往要有信用，講話不能言而無信，要言而有信。子夏講：「雖曰未學，吾必謂之學矣。」子夏說，如果能做到以上講的這三樁事情，說他還沒有學問，我必定會說他有學問了。

好，我們今天就跟大家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，六時吉祥，阿彌陀佛！